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學古緒言卷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李世麟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緒言卷十六

明 婁堅 撰

祭文十六首

祭瞿翁父子文

丁未十一月甲寅瞿翁心疇汨黃孺人歸於窀穸其子幼真祔焉通家某不獲與於執绋先數日為文而告之侑以瓣香束帛以祖其行詞曰嗚呼躋耄而壽踰壯而

天雖年之懸同歸宅兆子姓滿前有曾有玄父母之福
予亦與焉儒者每言維福與禍視人否臧其應無左理
則然矣事或多愆當適相遭化姪成妍達人齊之等於
一吷合不為欣乖不為歛如翁父子所遭異矣論其生
平寧有窳詖我聞內典同分別業同則相於別則異涉
乍似河漢久乃夢覺響固從聲景亦可貌人之生世各
隨其緣所以一門自為天淵爰陳斯辭以達幽冥歿而
有知庶其我聆言念女甥追惟舊好窆不臨穴心焉若

擣所以怒然曰自陽復屏居內觀方禁予足翁媼之藏
史氏則銘幼真不泯予言其徵吉日辰良往奠爾魄庇
爾後人其永無極嗚呼尚饗

祭繆翁文

嗚呼世之隱德多以晦湮其克有聞在後之人子之用
譽榮顯非真以文以行自其賤貧如翁之賢不列儒紳
少受家秉代其二昆曰親是娛厥甘乃辛兄以筆畔我
服衆勤性尤靜默酒不濡脣面目清冷人望而踐既用

本富親以樂欣里閭之猾其口寶器搆其家釁公庭斷
斷翁辭雖直為親者顰竟以末疾積十五春寢足一室
不知城闈淪茗設醴洽其族姻叙說平生道故與新逮
乎易簷德與年臻於乎世道交喪散樸漓淳如翁好修
能不沉淪實由令子績學播芬騏驥未騁桃李何言後
進是推先達是援贊幣之來日盈其門人曰是翁有子
長君不以祿養而以道尊視彼夸毗昭然屈伸我之愚
齒跼伏海濱嚮往之誠負笈扣闔昔聞從父數稱其文

既從受經亟挹雅馴會其茹荼未獲傾囷時日之良翁
歸穸窓祖筵之設曰藻與蘋侑以蕪辭髮鬢蒿烹嗚呼
哀哉尚饗

祭曹昭服文

嗚呼朋友道喪貌而不心猶幸古道及見於今我從君
遊未能一紀十年之長事以兄禮我之鈍頑屢陟而蹠
憫其不遭且勗且慰曰子親老貧無以養號慟以恬胡
忍自放每聞斯言面熱發赤抑首輒鉛庶幾學殖世方

好竽我瑟是工以方內圓宜途之窮有知我者借以齒
牙令彼不知錄瑜棄瑕君聞而喜繼以太息容華未衰
無恥塗澤首夏揚舲遊彼舊都書疏之勤無間修途謂
我數推宜舒其氣鳳凰臺隅佳麗之地飲酒賦詩以狎
彼殊神融累釋文孰予如我之還札有媿其意我雖競
時時或我棄旣試而還急省吾親舟過城下以書自陳
已聞病疽其勢頗劇醫藥是求未能對客我遲其行彼
斥而惡須疾之平就展心曲令子書來報我彌留倉皇

而往哭君牀頭嗚呼哀哉自我于役君過吾廬問餽之厚爰及妻孥仍念遊子窘于資斧實知子貧有贍無拒爾如奮飛於彼天衢雖老執父為子前驅續又得書有寵而夫婉變其離且以娛老居常謂予平生所嗜三代以來圖書彝器秘不示人慮或予奪唯予能知當為子設飲以旨酒有肴有蔌出其觥罍錯磁與玉嗜古而癖終庶不宣有俟其隙幾喪獲全嗚呼哀哉人琴俱亡何嗟及矣誰為吾質啜其泣矣人或謂君迹同夸毗我知

君心寧激莫隨條成古今幾乎腸絕眷言諸孤鶴鵠念
切嗚呼哀哉尚饗

再祭昭服文

嗚呼兄之旨酒飲我嘉肴饋我叙說生平而留連光景
者歲中不知凡幾而今已矣念所嗜之如昨而音容邈
若山河魂怔怔其何理吾邑之產土寶多宜歲聿云暮
可以薦卮黃鸝啄黍歷冬而肥既割未燭白鹽塗之是
宿三日堅凝其脂其味孔嘉接壤所希亦有市肆剗剔

豚蹄灑潘以柔宿火以肺糅骨與筋食則用醯草實之
屬有芋而香其又一種花落乃生夜寒天清浹旬屢霜
厥實始甘乃剝乃嘗膚唯玉雪比於稻梁每一餉兄四
物是將兄乃召客陳厥脯漿或蔬或肴廁於大房客既
醉飽兄以樂康猶憶語予新居既成歲晏來過別館是
寧信宿之樂豈減弟兄日月幾何遽隔幽明兄歿杪秋
逮茲陽生時物旣具愴焉傷情已不獲對嚼於一室又
不忍哭奠於兩楹是用緘詞寫懷與物俱往託僮客以

告誠且以視君之揮子囑子之保母使謹視其飲食以
慰凡於冥冥嗚呼哀哉尚饗

祭何峯吾先生文

嗚呼唯翁鉉槧之業夙擅於一鄉模範之譽遠聞於四
境日月其逝悼壯齒之不恒蚤夜以思謁良工而求撤
玉韞匱而莫沾驥伏櫪兮焉騁豈杓與鑿之卒齟齬歟
胡人與天之不合并也驥而接之頃然其貌莊者頓令人
意斂而自肅徐而聽之悠然其味長者潛使人神怡

而自領學雖紹乎程朱悟欲幾於庖郢何圖哀晚獲奉
周旋數共笑言靡不雋永旣別而歸往弔且省雖眠食
之楚卒俄衿裾之復整自後間隔縱瞻對其日踈時一
過從挹音容於食頃及夫定遷城西坐揖煙景或寄懷
於篇章或晤言於甌茗謂當百齡相期一艇悵長君既
垂翅於遠游而元孫亦斷汲於修稊翁遽上仙棄我而
瞑當窮冬而訃聞喟憑心而悽哽嗟洪鐘之絕撞又焉
用此寸莛唯在亡之同歸徒西望而延頸瀝一觴而告

君亦何異於五鼎茫茫者之不可知兮孰酩酊兮孰醒
嗚呼哀哉尚饗

祭楊伯衡文

嗚呼昨歲冬暮誠書往訊還言病狀羸困日進言念二
鶴年甫齠齒君疾以瘳庶猶再閏顧余哀惄未遑數問
客有來東悼其短命驚問何時三旬在殯予豈恝然平
驟乘有淚旋杖嗚呼哀哉予之獲交蓋已逾強逮今廿

年世味都忘君病半之數過相羊始以目眚視不能詳
既而若眩其神彷徨豈謂予哀蓬鬢飄霜君猶鬚髮乃
臨其喪嗚呼百年同盡孰短孰長孰榮孰瘁孰晦孰明
叶芒君之從父人稱長者有季溫溫可謂端雅是皆可憑
撫孤恤寡須其成立慰君地下當君生存或言多藏泊
乎蓋棺若已經掠叶亮是不可知亦不足仰君嘗謂我言
輒有當酌而以告其可無愴嗚呼尚饗

祭曹周翰文

嗚呼歲行在子君試京兆再接再厲抽思若攬二豎侵
之咄嗟懷寶文入於闈傳觀異藻惜乎中輶衆所同憤
歸而屏居謝其舊好歌呼叫號與疾俱老奄然而蜕殆
猶振槁嗚呼哀哉君少有文大父驕憐負其才氣自以
無前人或側目曾不為悛意有獨愜肝膽畢宣予嘗謂
君貌匪俗妍然且並鴻求多於天犯此二患胡以童顛
君笑而答病不易痊快心而促拂意而延較量所得容
詎相懸豈能恬俞柄遲永年卒以欵悒與世長捐於乎

哀哉雖予斯言未為知子百齡俄頃其猶寄耳短何必
非長何必是譬之病狂笑啼孰使欣或攢眉感有見齒
以道觀俗亦猶此矣凡俗所趨於道多訾呻吟以生含
笑而死逆旅之悲得歸為喜於乎哀哉我初識君年已
踰壯從先公遊俾和而倡三世之交容或佚宕才拙氣
孱有挫靡愴吾道自窮吾懷自曠君不鄙遺數問無恙
蓋已卅年念此恨恨一慟之悲如何可忘君之二孝鵬
翼方張胡不少需遽此淪喪君所知者門內克讓發為

文詞蹈乎哲匠若其逡巡審於周防不吐不茹治亂以
相在遠稔聞慰予無量前之悵焉於是馬償嗚呼哀哉

尚饗

合祭王逸李文

嗚呼子之警敏踔厲宜紹其家業而遽沉蕪以逝耶子
之魁偉端重宜優游永年而顧以短折貽母凡之痛耶
子之緘書走幣幾傾東南之彥方將肅括砥礪以克有
聞而徒令承訃之日涕淫淫之若霰耶嗚呼哀哉玉蘭

堂前曾數搖雪首夏清陰廣除延月曲房藏春塵筵互
綴湘簾霏微桃笙對設閒以瓊瑰圖書羅列賓朋之來
談言如屑九華燈明羞珍饌冽觥籌蝶飛酒深耳熱醉
即頽然微酣激烈當今身名不隨俱滅爰有從遊清才
稚齒近集里闈遠致百里抗顏為師授以經史每課其
文然膏繼晷涉筆點定或臧或否務追陰絕寧與時詭
嘶吻裂鼻每稱柳子藝文餘暇俏以芳旨蛾眉粵睞雜
薌澤只聞於吳中一時之美何圖年未壯而齒髮早衰

疾已病而魂招不來昔之綱軒危砌翳蠟蛸而封綠苔耳目玩好以授兄之子而鏽不忍開嗚呼修短貴賤自古而莫知其然何獨於子而悽愴纏綿所可惜者厚之畀而奪之年其矻矻於丹鉉者特干祿之蹄荃凡所負百不一展而并無撰述之可傳蓋方志於功名而未暇於立言所以吾黨之知之者不覺其涕洟而不能使不知者知也是子之所飲恨於重泉撫儿筵而一慟髮半音容之在前嗚呼哀哉尚饗

祭宣丈文

維靈神清氣夷貌溫行潔起於孤童克自振拔二兄翼
之有撤有挫學成未售其志彌決朝斯夕斯匪饑伊渴
卒困諸生抱璞以兀曰幸有子可嗣吾業脫屣去之又
孰予閑春朝之花秋夕之月所與彷佯三數黃髮層冰
非寒恃裘與褐出則負暄歸或見跋赫曦非炎不袒而
葛晨露未晞夕日半沒醉不及酡飽不由餐笑言當歌
杖屨為牒是宜百齡何有耄耋孺人齊年先翁云歿翁

後月餘一何倉猝嘗曰孺人未強先恭今此羸然如酒
吾蘖吾於養生殆得其訣古稱難老言豈虛設翁所知
人天乎未達有不可知定於荒忽釋氏曰緣乃窮始末
顏樂如何匪餒而札跖厭人肝匪殺而活比闇翁亡頗
覩鬼物素行則那豈亦有罰識神去來見空則澈空非
墮無如湯沃雪凡予所陳不以情怛靈乎聽之何生何
滅嗚呼尚饗

祭程翁文

新安程翁蘭石既歿之八年其子先歸營窯兆明年歲
甲午月丁丑日庚申率其弟啓翁之殯而還葬焉子之
所善友人忘年而交者丘某張某相與如兄弟者唐某
婁某莫以酒肴為文而告之曰唯程之先厥望安定廣
平江東世為著姓既遷篁墩後先輝映堂構墳塋稍湮
復歲支分派衍所在而競其最後遷長翰始祖自晉以
來四十五後又六傳為君之父君少而孤聳聳鬚髮亂
靡瞻靡依或撫或擯既長而東依於其姑沉毅以敏殫

慮厥圖晚而漸饒遍報有德雖則無恩懿親是卹君勤一生克紹其世垂範後昆詳傳與志吾儕重君知之特深聞諸其子識君用心不謂古人獲見於今茂陵之季有貴而文創為宗譜網羅舊聞計族而給鏤板遽焚無俾他族假託棼棼祖父所貽迄今如新手自綴葺嗣世之珍別有札記忠壯公墳木號龍角前志則云或冒族姓妄有指陳君從父老聽其剖分時未有知不出一言後始攬諳燦然具存感泣而書傳子若孫自以客遊不

獲載主琢木如重爰識數語言簡意長備極酸楚故山
之植長松百尺或施斧斤曾莫之惜將出私錢丐之勿
析竟不能奪每用心惻君疾既病言及歸骨唯祖之依
所不可必蓋君之心永懷故土匪土則懷恐墜令緒君
有賢嗣謹識不忘寧殯以待不速其藏既買墓田有隣
倡狂訟而獲仲復來具裝奉君之柩道出於杭間或登
陸車船具良必誠必信無敢怠遑新阡相望負山遷迤
轡何纍纍高曾祖妣於是馬埋可無憾矣酌以告之靈

乎至喜尚饗

祭沈叔良文

嗚呼去年之冬數與君晤攜其二子方舟西泝虎丘林麓風高日暮同遊其間裴徊相顧若疲不前憑檻而踞我逐少年東西橫驚還憩舟中挑燈道故君曰病脾積久而痼飲不及酣嗽不及飲其何以支侵尋為懼已留崑山冰雪寒沴相去二里南東其寓令子寶來曰遲予步往即興談俄又別去自後闊疎有懷莫吐曾未期月

而以哭赴嗚呼哀哉予始舞象就君家塾先君為師實
課誦讀君少一年翩翩相逐兄弟墳墓視我猶祝中年
淪落俱脫其輶我遊四方君因是服間一過從我慚君
願倏焉以哀君病我獨方謂頽齡舊歡可續而君已矣
百身奚贖嗚呼哀哉君之悍強十倍尋常尤饒酒德一
飲百觴晚生六男分出姬姜女又加二螽斯未央何圖
一朝環哭惟堂君之自叙其言孔臧雖有好友誰復能
詳令子未冠已遊膠庠所念諸稚早違義方婚姻之好

能撫而匡庶幾不墜以永其慶予懦且鈍於世無當苟可以效其何敢忘痛結於腸淚盈於眶醉而以告髡鬚在傍嗚呼哀哉尚饗

祭徐孺穀文

吁嗟孺穀君之俊與敏給宜有聞於當世而竟困厄以天耶君之坦易謙降宜終享於晚歲而乃令垂白老親淚爲枯而心若擣斃斃稚子未知舉家之驚號而孩笑於襁褓嗚呼哀哉不知者謂君才地既高意復邁往而

克自力於文藻掉臂詩酒之場高視埃塈之表邈已往
之歲月計所得之非少其知者以為少遭閔凶中年多
故父歿兄繼當邑犬之羣吠傷眇躬之難保及夫衆囂
已定物論漸平追思先秩宗之造福系梓雖蚩蚩無知
若或為之家至而戶曉君方將與從子爾常尋緒業於
縹囊騁逸足於長道而年甫及強髮白過半蓋貌若腴
而中已槁昔在庚子秋賦玉幾剖而足仍刖頗不勝其
嗟卑而歎老去歲傷伯姊之鬢居念遺孤之在遠悽然

歎曰吾猶有望其在茲秋實思杜門畢力探討而今已
矣遂慷慨束裝扶護儀部君旅櫬觸冒暑濕歸已潦倒
復乃力疾南征迄於失意悄悄自秋徂冬形瘦削而日
黧神惚恍而有掉何圖上元燈火猶邀歡於杯筸曾未
涉旬而遽已匍匐寢門咸失聲於丹旐所幸二雛母慈
足恃爾常之賢門戶有寄雖薄俗其何可知意無復昔
時之狂狡君其瞑目否耶儻可信之於蒼昊臨棺一慟
陳詞寫哀靈乎有知其來醻予之清飈嗚呼哀哉尚饗

祭馬伯清文

嗚呼人之相知十九貴同不同而合蓋信其衷余以潤
疎落落無成衆所姍笑獨謂寡營君慎且勤曾無暇日
又孰知之庶幾無逸往歲之春來哭先人寫哀於文備
極酸辛迨乎秋中君病幾殆見託以子幸鼎無怠大兒
邁往未知所裁不早挫折慮與俗乖少者始誦實稚且
驕所憂母兄有愛無勞既而漸差親朋相謂病根未除
宜厚自愛君雖頷之意終不回積瘁成癯忽焉以摧鳴

呼哀哉君病在肝脾氣莫勝加以腎消水不上升嘗語
吾徒難圖久長日月其除亦思樂康舍後隙地行闢為
軒數集我友相與話言已乃鳩工爰築爰削壘石穿池
一時並作形神俱疲積不能支小至之日手書見貽告
我不樂猶明且清僅再踰夕大命以傾予為謁醫醫言
脈絕流涕視之遂不能訣嗚呼哀哉如予衰晚志業日
頽不復勵鈍寧望將來中所自矢向受君託藥石之言
敢忘如昨嗚呼哀哉桂蘭芬芬誰歟共艱水石粼粼誰

歟共漱往奠一卮君其來歆幽明雖隔不隔者心嗚呼
尚饗

祭唐叔美文

嗚呼子之先公隱於方技行潔貌莊遠利若膩與先人
交終始不貳先人溫溫篤於慈惠有求莫違要歸於義
或峻或廣寶兩無媿子少警敏來遊於門十年以長視
我如舅是諳是詢匪朝伊昏游居之樂世講彌敦弱冠
而孤貧不自給乃耕於野左鋤右笈有憐其困相濡以

濕賴其响吹卒以有立世故靡常盛者忽哀昔之赫曦
變為流澌子實憫焉庶其報之一飯不忘自古若斯力
有弗愛何避於嫌雪吾不寒暑吾不炎雖莫能助吾意
則厯以是知子薄俗可砭俗之日偷乘人於危因以為
利寧傍笑嗤孰有如子疇昔之思惟余哀惄誰數過從
旬日不見足音其楚疏食菜羹不辭我饗每撫禪子喜
見於容今茲孟秋我疾在髀唯藥之珍以佐其七維蔬
之甘以充其簋洎乎良已握手相慰憐我少羸不足於

味笑謂養心何憂於胃未幾君病得之飽餐予往語之
胃寬即安可勿藥也且遠杯盤少焉思食曰脾之蘇從
其所嗜必勿拘拘一飯魚羹漸增以殂豈子定命乃由
於茲惜之悼之理莫可推則有是疑曷既其悲子有羣
從以相二兄日月之良歸骨先塋子之嫠孤相依以生
凡此素交應不忍忘所未可必各有肺腸維子之誼誰
獨無良予貧且老豈能自保昔欲有效尚纏懷抱顧予
知我或非草草唯是一觴與淚俱傾髮鬚見子愴焉以

聆吾詞有盡吾恨難平嗚呼尚饗

祭鄭閑孟文

嗚呼維歲之初予往叩門君聞曳履貌頽色溫君病水涸不勝火焚告以靜息百慮逡巡先屏宿好遂謝所親塊然獨居以寧其神君雖首肯曰我未能歸依釋氏庶幾我振爲寫大乘灑塵沃根疾高下治徒此顰呻奄然病革遂脫垢氣嗚呼哀哉君匪食貧而拙治生麴蘖之好醉可無醒每攜愛弟如篪與埙當其意適顛倒主賓

清言為俏譬猶八珍性既嗜古尤矜時文已擯於俗自比芳蓀彼幸而售要為液構前後作者豈其遽泯予笑而言此道如瓊妄謂羊耳芻狗之倫又如嗁囎寢豈云云終不我信為之益勤以俟子雲知其所存不多為詩文贍以溫其於哀誄娓娓千言而今已矣嘗恨典墳平生友愛撫弟有恩何圖嫡長歿無負薪顧謂稚子以嗣而昆朝夕大父則猶元孫嗚呼哀哉嗟予衰老因於暑煩踰月而平硯枯頽髡迨茲冬首潤回焦脣乃克伸紙

寫此悲辛一告几筵賈涕霑巾嗚呼哀哉

祭秦翁魯齋文

嗚呼君之未疾來叩予門揖之入座從容詰言顧問粘
壁是何遺文告以釋氏誌公其人嘗拈偈語警發沉吟
歌十二時往復諄諄誦畢而歎覺路可臻乞我一紙比
於陶甄旣諷且思庶窺其藩幸得闡入豁然逢原自後
別去曾未再旬聞其臥疴往問所嬰非有痛苦幸不顰
呻謂當勿藥漸起趨趨何圖承訃愴我酸辛君素簡靜

不逐世氣加以晚歲釋典是親當遂解縛徜徉無垠予
所悼者俗罕其倫擇地而蹈稱情而云中所不可呐呐
逡逡人之好我若飲以醇或見所畏却步逡巡機事機
心君實恧焉如此人者而不久存嗟嗟百齡譬於朝暥
有不亡者修短曷論嗚呼哀哉我有辟子極荷殷勤朝
書夕詩勗以有聞迨茲成童援筆繽紛君愛其萼未及
於貲率之饋莫愴矣蒿君嗚呼尚饗



學古緒言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緒言卷十七

明 婁堅 撰

祭文十六首

祭徐汝廉文

嗚呼汝廉君之自負不羈與同時之咨嗟歎羨者而止
於斯耶當其年甫成童一出就試與儕輩相角逐於詞
場即為考文章者所知自後與郡諸生羣試又輒凌厲

出其上而稱最於一時顧小騁而大蹶者何居自屢挫於京兆而前日之羣譽強半轉而為羣疑縱有為之推挽未免長歎而深惟蓋二十餘年間境外之相從受業者先後脫羈絏而長嘶而君且撼頓不前顧影自傷其栖遲已足令交遊惆悵況於卒然而永別豈不悲哉或謂君少喜沉飲比其衰也已漸不似異時之過當今者一飯而臥臥而痰氣上壅忽忽若罔聞知以迄於不可療治非酒之流生禍而誰歟是殆徒為追悼而未之深

思者君母老子少自頃失意久不覩其沉飲或者傷吾
道窮中有不自釋然遂不覺其神守之離耶一旦駭其
驟折而曰飲酒之積疲得無厚誣而未之能窺耶是用
陳詞酌酒以寫吾黨之悲以釋不知者之瑕疵鬚君
之愴焉寤歎而一醻陳饋之卮也嗚呼哀哉

祭沈廷望文

嗚呼憶甫成人與君周旋藝文之場君少予三歲兩家
尊人尚抑首硯席與少收於桑榆之末光老驥悲鳴不

忘千里兒駒齧驟風自喜及君仲季皆以輝齒一當
伯樂目為驥耳予服鹽車君困鞭箠及幾立年後先以
起豹隱深霧雖漸成於文章鮒號涸轍徒求活於升斗
敝帚自珍荆璞未剖而侵尋以俱哀惜所遭之不偶嘗
延予家塾遣其子姪北面受經歲維乙巳令迫季冬君
擎輕舟先過鹿城予思自弛強而後行旣抵寓舍頗因
將迎日入醉酒擁被瞢騰寤而問君一燈熒熒口誦手
披宵分未停雖默自媿意耽沈冥予悟世諦之皆空睇

禪宗以自滌君謂此生之不虛鼓將竭而彌激却後二年同遊僧寺忽喟然以歎意有未忘何能相從於枯寂於時達者張翁言人世礼紛豈足把翫未若以清暇自娛庶幾乎衰晚之適予亦從傍贊歎為得而君愀然絕然不覺面熱而發赤何圖去春君方就試親病遄歸奄至不諱媿恨哀號傷其宿贅噴血數升肌肉糜潰逮乎首秋余哭慈母聞數月間墳起若壠長至往省寥惟疾首音聲琅然尚幸無咎時我兩家僥俛襄事月日之吉

卜告無二嗟予勞煢殊不勝瘁夜夢有言君殆難支其
去葬日旬五日期他年之藏予作銘詩歲暮相見鬚鬚
如斯果以誌託予愕且悲今茲仲春君以朔卒距喪之
行纔及半月予匍匐於東倉歸聞訃而悽咽豈神者之
先告若相就而訣別曾以君之才優氣銳乃豈如予之
嬾廢而卒困不售賣志以歿意天寶為之無所容其人
力嗚呼予之知君賢於他人遇事警敏曾不逡巡過而
知悔尤難其倫頃聞易賓遺令諄諄雖情所鍾易憐為

瞑豈復而頑能涉其津東生芻以往奠陳交情之終始
儻逝者之來聆謂斯言其知已嗚呼哀哉

祭沈翁守愚文

嗚呼世道交喪日以告窳朝也而市士也而賈射利抵
巇為鼠為虎謂儇實才唯拙是侮夫孰有名不聞於公
卿跡不出乎環堵取少而不求其贏食貧而不憂其窶
滿於人耳者多長者之稱而勗其後人者蹈儒生之矩
如翁生平蓋自託於黃公紀叟殆不知有珪組而矧於

區區之財賄乎吾二人者庶幾因翁之子幸一覩其眉
宇豈意翁雖種德而曾未獲於升斗子方養志而遽茹
荼以泣雨吾儕譏德之好尚阻於搃衣能不為之低回
而酸楚然而春秋望耄多歷年所子孫滿前將高門戶
翁之寬鄙敦薄中所自許者或有能撰次其概使人知
閭巷布衣猶有心同流俗而可與尚論於古爰陳斯言
以薦清醑蓋感深於貴富之不足饕而未若賤貧之為
愈嗚呼尚饗

祭浦雲從表弟文

嗚呼昨歲長夏我攜稚兒就試鄰邑久淹未期適君來
訪慰我渴饑寓舍之隔自東徂西我未及往君又遄歸
悵惘實深阻於赫曦當其晤語頗為君疑聞曾渡海出
入渺瀰危檣巨浪不廢酒卮君素豪健何遽清羸為別
已久重聽幾時君曰久如甚矣吾哀一別半歲莫往莫
來我納子婦君抱孫嬉慰懷等耳吾賴不支客來自州
相謂曰噫城南有喪殆子所私再問而信有淚交頤君

精方脉寧失調治修短命耳詎人所為憶君壯盛自負
不羈文不吾售奮於戎麾射既命中策又恢奇遂冠其
儔咸謂為宜或有謂君文弱如斯坐籌可耳騎射何為
君聞翻然曰吾業醫而以武進無乃乖違輒又棄去自
娛以詩游於酒人感慨淋漓有子工文儕輩所推方將
慰君遽迫崦嵫嗚呼哀哉君之先世當憲宗時有隱君
子博涉工詞長吏亟稱和靖吾師嘉靖初年助教繼之
仕雖不達鴻羽為儀邑之有乘先後實資維予大母洎

君先慈姑姪之親兩姓墳墓跡遠心邇跋予懷思云胡
一疾遂以長辭予自春首疽發於髀徐需其潰而不謁
醫迨今踰月乃臨總帷山河邈若泣涕漣而何以慰君
君有佳兒嗚呼哀哉

祭唐君朗文

嗚呼子於閨門孝友克修子於閭里醇謹無偷少而為
學覃思力搜每一屬文腎腸畢鍼其所悟解標指於眸
卒以善病志弗克酬廿年家督靡瘁不勾父老而逸弟

弱而麻職思其故維子之由自春徂夏病臥若郵婦子
乍起躬乎鬱攸曾未及旬去昭即幽嗚呼哀哉子之尊
人於昨麥秋偕其所善再為北遊一歲為期必不久留
吾生江南朔易非憂宜高與涼蒸濕為仇三子送之泊
於吳州二三老友亦其夷猶謂君喜睡蝶夢悠悠桃笙
夏爽氊毳冬裯豈獨無恙宿疾應瘳書來相慰行覓南
舟春夏之間還車再道已出都門七旬阻修朝夕以須
神鬼是謀繇之不臧心煩語戛子之無祿命也何尤所

未瞑者父母白頭遺以二稚如泥中鰣所不能堪兼痛
與愁聞之釋氏妄業分投子受其毒閨門康休以是為
侑兕觥其觴嗚呼尚饗

祭張植之文

嗚呼嗟人生之在世譬草木之衰榮或霜露兮來瘁乍
茂盛而遽零或歲寒兮後凋曾不改於青青豈造物乎
不均乃一裁而一傾彼百卉其何知同感召于有情蓋
所受之分定孰有定而能更蘭固不可以為蘭兮豈朝

菌而可以為冥靈吁嗟植之生而秀穎如光風之汎蘭
英然而沉痼驟纏中道以天如疾風之掃枯莖徒使垂
白老人哭其死而撫其嬰天其可問耶夫孰為之致詰
於冥冥雖然予之俯仰詰昆是憑子之志業寧馨是承
柳生肘兮委蛇而遊其何足介介於死生吾黨託里閭
之未契嗟已久阻於合并當悼念之方新旋祖道而奠
楹痛斯人而斯疾雖聖賢猶委之於命又孰悍而能與
之爭嗚呼子其聞斯言也耶將含笑而舉予之觥尚饗

祭陸翁文

嗚呼昔歲庚戌翁方下壽予為祝詞徃侑酒頗言頽
俗忘腹與口笑譚之歡僅需升斗肴藪無多匪乏瀉消
通人所嗟生生之厚飣餕相誇為日已久里閭之觀於
實何有知翁父子或不予咎翁素壯強未覺其衰矧又
坦懷不藏瑕疵伯仲之年奚翅過之何圖一疾驟傷於
脾七筋漸違積以枯羸予頃往問客邪可治退而私喜
得汗當夷曾未再晨溘焉長辭嗚呼哀哉將無形充而

神寶稿抑亦外愉而中或慄亦有牢騷戚戚以老終寢
且貧而獲壽考如翁所享已不為少歟而有知游於物
表予窮於世行方才拙每以朴忠供彼讒舌知者之憐
憎者之孽死塗鬼車恥於自列頑雲瘴霧終焉冰雪所
傷弱息未拜王舅何圖倉皇罹此僂憊況我隕齡浸以
眩瞀老馬為駒不顧其後日月幾何人唯求舊念翁元
孫學當日就毋令優游輦輶之繡維瓊維璧視好與肉
為猶為薰慎味與臭以此慰翁允也堂構釀酒於壺淪

蔬於豆爵而告焉庶其不謬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賓甫文

嗚呼人之稟受或得其醇視表知裏洞然天真及試以事氣或不振若其警敏邁乎等倫自許無前曾不逡巡銳極而纖匪德之鄰誰其兼之才與質副坦乎其夷綽乎其裕有如斯人洵美無度宜命之長而享之餾胡以不辰罹此乖互嗚呼哀哉子之嚴君宦遊汝陰往侍朝夕以慰其心有事帝京於河之潯亡其維楫脫乎林滌

一病幾殆久乃治任還見其父困於衆闔有黷我憎雖
枉莫伸噴彼耽耽嗾此狺狺赤日流漿以走埃塵心焉
若焚積以苦辛奄捐旅舍遂掩荒墳嗚呼子之安和如
日斯春子之諧合如樂就均況復堂堂偉貌長身其形
與神皆不當天而二親在堂恨深烏鳥孤嫠相傍集於
荼蓼天道茫茫豈復可曉吾儕獲交或壯或哀情好之
敦三世於茲乍驚遠訃若夢而疑仲叔之還愴焉傷悲
逮今歲晏始奠一卮魂而有知其無不之勞鄰見君聽

此哀詞嗚呼尚饗

祭沈公路文

嗚呼宇宙之大古今之變極乎無涯泯乎莫可端倪自生民以來無智與愚莫能必者其分莫能窮者其數夫孰相忘於耦奇若其譚笑於死生之旦暮泯去來輕得喪不以累乎靈臺而直與之為逶迤是謂生人之大寤而達者蓋或庶幾於乎此予所以悼公路之不永而歎其中之豁然以夷晳者君嘗停居於鄰邑矣已而思邑

之俗樸以愿也還卜築于城東偏意頗安之客至與從容笑語亦數及於商榷古今以為樂往往遂及於杯酒其暇也啓緘發書矻矻於百家之編而手不停披偶一暴下失血已甚而疾作頗難調治然清言與汎覽不為少減日以羸瘠而迄於不能支顧其談笑於死生之際猶故也未幾遂委頓長逝若蟬蛻然曾不眩瞀於去來之岐君於未歿前數日筆授嗣子遺命處分諱當以情分而遍及允矣咸宜乃猶為不相悉者所媿吾知君之

翹翔寥廓視猶蟻蠓之過耳而何足為嗟咨君遺命踰
四旬又九而窆旣卜吉將乞銘以貢幽宮而以行狀見
屬所媿予之不嫺於詞靈輶將駕寄悲悼於一觴有涕
淚之連而嗚呼哀哉

鄉賢祠祭歸司寇文

嗚呼古之所稱祀於鄉者特鄉之人追思其檢身接物
有名聲於當時而可以垂訓於後來則祀之非必聞之
朝廷秩祀於學宮者重且遠也故當事者輒任之不過

曰歿而可祭於社云耳以嘉定僻在海隅而今者一時之並祀前有大宗伯徐公後有少司寇歸公豈徒以名位之崇重為鄉閭之所羣赴哉蓋德在於人之心前而倡之其勢難其澤厚後又得人焉而維之俾勿壞若慈父之護其赤子且使傍郡邑皆信以為然而莫或忌且撓之而朝廷之遠之重以為是固然也如徒曰司寇公之潔廉恭慎為鄉閭所重而已則當今聖明在御政教聿新改革之際不有若二公者長在帝左右將安賴哉

此尤一時崇祀之深衷也嗚呼尚饗

祭王太夫人文

嗚呼在昔有言國命勝人壽命勝祿於太夫人天實命之膺是多福人之生世榮不均賴寒必踰燠此既難論差數之懸不皆戢穀閨門愉愉俯仰無虞何如育鞠厥後之昌以德為光何如跼伏自少而哀耄耋是躋何如短促朝廷清明海內蒸蒸何如蠭癱維此數端命懸於天家以為祝得一猶幸況於彼蒼全畀所欲於太夫人

攷其始終復何不足尤於晚年一出一歸為天所篤歲
在單闕逐子東回臥不安褥有詔累起久虛首揆以待
來復懇辭再三使車旁午言脂其轂黃髮皤皤曰母之
將而力是戮宣國威靈旋定根本功垂帛竹乃乞病身
奉母而還急流有洑歸未寧只朝野鴟鴞兒脫於腹公
則有母赤子何依翹首瞻矚公旣報國母則反真上昇
仙錄訃聞於朝皇華三貴天寵加渥凡卅年餘祿養為
榮不贊以願綸綺煌煌被於難老繄母所獨匪天私人

國則有命寄在鈞軸一時之功百年之遭天意攸屬某
等樗櫟散材匪桃與李門牆之辱或以哀拙或以稚愚
皆蒙齒錄壽母之故及其梓桑尤深佩服維月之陽日
時之良窀穸既卜乃助執綿乃陳祖筵爵而以告曰太
夫人百福來臻實命之淑嗚呼尚饗

又代

嗚呼相內之懿多閔莫宣爰論族姓德門慶延水則含
珠亦以媚川自非聖善疇啓大賢福履綏之宜享其全

既貴既壽佑之者天凡世所述莫能含旃我頌壽母功
冒率土保衛之出簡在當寧盍母是將而來相予濯濯
皇靈靡有不撫蠶茲島夸乃敢或侮是用出師以遏徂
莒彼懼來歸母顯予武道旁紛紛孰任可許暨乎師旋
人安其宇外旣寧只時事孰巨唯是啓賢未離保姆帝
眷維莘猶與再乳有憇而直每逢其怒誰回主心翻然
無阻濟濟講筵凝承弼輔旣覲天日言歸其室母聞加
食以是報國公曰無涯將殫吾力目眚纏綿竟以移疾

乃御而還帝用憫恤都門衆囂去不可厄祝母萬年行
當再入迨還梓桑老稚填溢板輿綵衣里閭動色匪母
康寧公不成行維公回幹彰天子明岐嶷青宮出入內
廷雖則鯨鯢鰐鰐不驚繫母之壽以迄有成歸未幾時
奄與世辭帝聞咨嗟三使追隨匪以為榮用報厥施某
也奉使便道還憩拜瞻几筵公號毀額卜日之良重泉
永閉執繩有期匍匐往祭我昔陳詞門牆餘芘今之祖
行更告而酌嗟太夫人功在一世孰使壽康時乃天意

嗚呼尚饗

祭王母魏淑人文

嗚呼昔恭簡公被仁服義世號儒宗著名卿寺於時琅邪父顯子繼門地之崇姻好是締於唯淑人及笄而字曰公從孫夙稱婉嫕長公雄才少而踔厲蚤歌鹿鳴纔冠出仕閨門肅雍煌煌冠帔上順尊章庇其家事患難是同辛苦攸萃明珠去懷小星垂惠爰求窈窕實勞寤寐蘭玉森然鬱為國器鳴鳩恩均有喜無枝先皇之初

隆恩下貢司冠奉常分鑣並駛末疾纏綿遂分牀第封
號頻加藥物為餌孰侍公行實生伯季孰無母憐彌勤
省視當公云亡伯已擢第斐然之文競快人意頃年紛
披誤同兒戲不謂風聞乃挂吏議外內洶洶莫知所自
不怖不疑撫其兄弟唯淑人賢以克免戾丈夫實難矧
於中饋謂當久延觀厥昌熾哀與疾并倏焉厭世啓手
足時與平日異肌肉更生神識無滯是曰考終其又奚
喟嗚呼哀哉某也愚蒙拜公蚤歲晚交賢嗣共傾肝肺

洎乎冢孫攻玉謬寄訃聞走唁執手苦塊子之哀號幾
絕於地雖則孝誠匪慈曷致醉酒陳詞髮鬚來蒞嗚呼
哀哉尚饗

祭王夫人文

維聖立極聿宣內職好述是克亦有元臣佐其經綸令
德作嬪於太原公能孝能忠一代所宗夫人配之處高
用卑福履永綏幼而夙惠德兼其藝逮老弗替族黨熙
熙僅客夔夔内外具宜公寬以栗有相於室所其無逸

始為宮僚翟茀以朝雖貴曷驕公忤於權謝事歸田亦無嘗焉維舅維姑奉其朝脯以劬為娛泊乎大拜親耄而憲其尤匪懈公之一出宇內寧謐終焉愛日公之既還版輿東山樂每在顏孰分其勞孰遂其高夫人則劭方將逸老舒厥懷抱以莫慄慄為歡幾何疢疾是罹若車下坡夫人之生女而國楨以就公名夫人之逝留其和劑以視後裔仕而顯融闔內是同祗繫其逢孰如夫人其德甚真不媿絲綸某通家穉齒近託仁里夙聞懿

美長君高朗不遺齒芥唯道之廣我之大母祝夫人壽
不啻出口於訃之聞攬涕而云殆去為神夫人之德與其
福澤固天所賜既收其全還歸於天名以永傳人孰不
死死可瞑矣聽此哀誄嗚呼尚饗

祭徐太母金夫人文

嗚呼維暮之春雜遝稱觴壽母有憚冠彼煌煌頌禱之
詞爛乎篇章予時在疚阻于登堂顧慙穢薰亦點縑絪
已聞眠食少卒其常屢進屢退冀還康彊何圖二豎遂

跔膏肓逮茲初旬婺掩其芒嗚呼哀哉予昔未冠獲侍
宗伯亟賞其文許以稿翫蓋殮其饑已煩惱閩洎公歸
田數叅末席風花之朝雪月之夕有倡俾和無歡不極
酒肴肯豐時親釜鬲公嘗私語稱其明識張夫人苗儻
可匹敵公旣仙遊長君繼天撫茲元孫譬猶集蓼次君
承顏又奪之早襁褓二孤蘭摧蓮槁二女之歸門地崢
嶸或殲其良子姓不成成子姓矣則實其生夫人之壽
徐宗寶寧若其中心每懷怦怦所自慰者含飴弄曾元

孫既壯日有令名事賢友仁嗣厥家聲從公地下目其可瞑嗚呼哀哉予駕且怠寶負公知骯髒之性亦匪當時猶幸不遇長與世遺如其遇合豈能餽醻公嘗謂我人多面欺始終可保非子而誰寶謹識之矢以無違我哭夫人能不涕洟憶曾起居闔門與言始陳世誼次及家門視我猶子吾兒猶孫令人感歎維德之溫音聲琅琅猶在耳根而今已矣母儀則存嗚呼哀哉稔聞居常虔奉釋尊今之遺令饌以桑門况我戒殺敢用鷄豚薦

其清駘脩唯芳蓀有抱愚歟沒存永敦嗚呼尚饗

合祭王太常夫人文

嗚呼壽母於茲年躋大耋萬壽之觴未及于闌維仲北
還暗投明月方俟歲寒前悅之設爰飾厥詞比於一吷
何圖仙遊遽辭塵紲嗚呼哀哉家世貴盛由侍御始其
後益昌孫猶趾美儲祥德門篤生芳芷洎乎子歸作配
杞梓一門之中輝映朱紫白日晝昏禍不移晷豈意閨
房能靜而理未幾叩闇盡滌疚疴奉常甫哀一病不起

其後三年又哭伯氏悲哉筦婺撫厥諸子玉樹倏推痛
心竭髓二十年間叔姪齊軌旣歌鹿鳴猶未執雉母雖
喪明而色常喜視則曠然心可無累謂當百齡永享多
祉微疴纏綿以沒其齒嗚呼哀哉當其盛年有愉有悲
慶兮弔伏以慎為夷迄歲之晏榮額間之榮也能懼額
也能支此其大者婦順母儀至於細行亦靡有虧一飲
一食必躬必諳幼事歸化潔其樽匜以燕嘉賓不知為
疲既相夫子母兄具宜惟孝惟恭不問其私晚以寡母

督課佳兒我贈我魚汝友汝師今其稚孫髮纔覆眉早
以文筆見稱於時可以瞑矣其又奚咨闔門痛悼恩斯
勤斯嗚呼哀哉某等或因投分託於攻玉永夏涼風窮
冬膏燭沃以露芽醉以芳醞談藝之暇飲聞肅穆或忝
世講以子弟畜獲接鵠鶴寶慙野鷺少壯之文俄已衰
禿絰懷昔遊近若昏旭今茲承訃有涕濡服釀酒盈卮侑
以蔬蔌跽而陳詞寫我哀曲嗚呼尚饗



學古緒言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學古緒言卷十八

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琰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李世麟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緒言卷十八

明 喬堅 撰

祭文十七首

祭張太淑人文

嗚呼子之於親如影隨形所以養志立身揚名有如坎
壠莫展平生顛瘁相依愴難為情資適逢世養以鼎烹
姑屺緬懷或妨合并孰是宦達為親遺榮孰是壽康慰

子寢興耄也未哀者也如嬰五福云備百行彌悉剖甘
而分列孫與曾以勞為訓既明且清長君之仕庶敬有
聲晉參藩牧母留不行還以督漕過家奉寧皇使之擢
既下於廷再疏終養肝肺畢傾天高聽卑有叩必應帝
若曰俞嘉爾孝誠爾後起家予憲其澄孝以事君舍此
孰登殆又十年以珍從輶然後厭世若蛻而瞑某等獲
以鄉曲旣聞德聲憶自壯歲迄今頽齡人言門內如弓
受檠僮客無譁紈綺不矜有避奚攫有讓奚爭室唯晝

績鉶絕宵羹以此為訓繼繼承承壽母之施施於雲仍
酌而以告髮鬚來聆鳴呼尚饗

祭殷宜人李氏文

邑之達者久訟晚伸曰職方君君之好客以文醉酒自
其食貧既肯且多無使罍恥實維宜人昔在陋巷下帷
一室中堂延賓其又數楹棖桷接連楣內之垣客至為
具咄嗟而辨聲不外聞花月晶熒風雨淒清飲必夜分
粟儲於餅酒湛於樽佐以炙燔簪珥是脫井臼是操不

攀以呻夫子之貴年已服政始霑朝恩夷陵政清助成
其薦靡求家溫職方要地外內斬然賄不及閭歸自京
師度置冠帔依然綦巾有女而夭窈窕之求用啓後昆
食指稍增貧猶寒士不辭辛勤少而拮据逮老不渝貴
賤曷論令妻壽母在昔何戚在今何欣北澠黃河南浮
長江還老閨門逾六望七白頭偕老寵賁絲綸漆園鼓
盆可無憾矣言返其真某等交於職方或後或先情好
維均每煩中饋謳浪歌呼幾歷冬春昔之童稚今皆壯

強況於等倫宜人之歿感念昔遊愴焉傷魂職方道廣
有容無拒論議日新吾儕頑鄙才不能逮祗以道親巨
源之婦竊視墉穿復何所云今其已矣歿而有知一聆
斯言

祭王先生配某孺人文

凡生人之福澤視所履而可考然或收名於人間或縱
心於物表故雖食貧而不為癯無年而不為夭若夫閨
門之良實惟窈窕人制義矣惟從一之足寶我無儀矣

等厥聲於若鳴自非集多福以優游必且目彼蒼其幽
眇嘵昔賢擬之於分途謂夫合焉者之固少惟其責報
於目前如調饑之求飽所以一不合而紛呶是惡知夫
天道盍徐俟於將來信昭昭其可保伊孺人之婉嫕始
綦巾而衣縞紛拮据於育鞠譬辛苦於集蓼使夫子之
畢力於斯文不以謀生而繚繞已令子之岐嶷露頭角
於幼小勤枲麻於夜分聽誦習之了了倏明嫭之摧殘
沈夜臺之無曉曠窀穸於久遠庶獲申夫烏鳥旣一命

之自天痛呼天而有標脫冠佩於南曹歸而視其宅兆
得日時之具良適司至兮伯趙竭附棺之信誠曾莫解
於臨穴之慄慄惟小子之辱在門牆邈師承之難紹懷
相內之士行怨所遭其顛倒乃今知榮瘁之何常貴冥
心於本標陳生芻於祖筵望飄飄之丹旆愧陳詞兮穢
蕪不足以罄夫人之美好

祭侯太夫人文

天之生人其施各異赫然榮觀或不永世亦或長年貧

病交累其間幾何數者畢遂於唯夫人母以子貴旣壽而康靡所不備匪天有私乃德之致維我孝宗德澤如春在漢為文在宋則仁民之庇賴歲將百旬夫人之生及茲昌辰柔德婉嫕嬪於德門篤生觀察慈訓實勤雖則晚達大播厥聲馳歷內外激濁揚清朱輪繡輶所至將迎昔歲叅藩封章是膺繼鎮荆襄歲月再更斑衣之樂象服之榮況復諸孫玉樹階庭吁嗟夫人目可瞑矣某也通家稚愚無似辱觀察公猶子之視蓋念亡者以

及其子某託末契亦不余鄙先君之喪緘辭以誄殆數百言言雪涕維太夫人實大母行神明不哀眠食如壯有來自南忽傳彫喪疇生熙朝疇啟賢嗣疇萃百順疇壽期頤崇酒於觴侑之以詞靈兮歸來庶或聽之

祭張淑人文

吁嗟乎淑人之婉嫕佐學殖於鷄鳴垂三十而之官溯大江以揚舲歷湘郢之二州賁章服以瓊瑩皮巾箱而弗御仍布衣之釵荆已進秩於西曹欣為德兮祥刑信

獄貨兮非寶樂夫子之明清由守郡而再遷屢濯乎彭蠡之孤撐瞻慈顏之在遠悵歲月之崢嶸遂乞身而娛侍慰戲緣於頽齡荷朝命之俯俞遲長憲於陳情奉晨昏兮歲晚更迭進兮珍烹從後園之板輿雙垂白兮却行又數年而違養尔禫除而驟零雖所享之非饒在物理兮已羸撫諸孫兮十餘人又芽茁乎寧馨亮歿存兮定命茲貞順之所憑去夫子而彳亍陟次漻之珠庭倘睂蒿其猶接何遽隔乎幽暝蒸蕙肴兮奠桂酒魂髣髴

其來聆嗚呼尚饗

祭陳母文

嗚呼子之榮親實惟祿養雖或素封一命為上矧於儒生孰甘自放藿食藜羹能不悽愴人之有子授以詩書謂當奮飛驟致亨衢赫然榮觀考翼攸圖曾是房闡視同土苴我友陳仲少而攻文含英茹華振厥芳芬將展健翮干霄薄雲夢適帝所神語諄諄爾求多福其浴隱淪覺而占之以白二親設貴而促孰與長貧兒之沒沒

桂伐膏焚父曰俞哉盍行爾意母曰亟哉爾勿再計脫
其逢衣衣彼芟製菽水之懼今十餘歲旣不求仕其學
彌邃明來自遠奔走書幣大公樂之入詫闈內母亦慨
然謂賢冠帔撫子而言丘園爾責我榮孔多所飽仁義
使爾若茗朝榮夕悴豈如歲寒松柏凌厲維仲之賢母以
不匱維母之慈仲獲自遂方圖百年若曾養志羸疾纏
綿忽焉厭世嗚呼哀哉母始來歸嗣執巾罍夫子壯年
再茁蘭芝少而病脾罕御肉糜不勝胃寒時齶一厄春

首寒凝滲氣乘羸一卧累旬醫藥莫治六甲之周不及
者期哀哀二子雞骨崩摧白髮衰翁飲泣齊眉嗚呼哀
哉某等遊於令子或弟或兄臭味則同愧其才名聞母
之疾心焉怦怦逮於承訃不覺沾纓匍匐陳詞薦以殮
蒸所知母心能遺世榮靈乎聽之一舉我觥嗚呼哀哉
尚饗

祭宣母沈孺人文

嗚呼不肖哭母既禫且除訃來自東妹哭其姑先妣之

耋有賀在間自春及秋百日而徂孺人今夏享年與俱
其後四月奄棄諸孤兩家奉母以壽為娛洎乎遘閔亦
畧相如所不同者吾母未渝眠食差安利於走趨孺人
久病臥起須扶若不肖者獨身枝梧況艱於嗣晚乃抱
鵠孺人之子凡四丈夫諸孫森然蘭芷瓊敷幸而壽康
顧後多虞不幸沈痼形賴神愉彼此較量何能無殊至
於宜家族姻咸孚為婦為母克有令譽女也士行殆儼
其模吾衰且駕窀穸亟圖慰我考妣奠此幽墟寧有多

賢匪亟而徐時日之良其不躊躇迎告夫子後人所訛
音苴凡此在殯各有寧居爰陳斯言以侑清酌非不廢禮

庶其鑒予尚饗

祭何配凌孺人文

惟靈毓慶德門作配儒者以授易名如中山辭備順與
慈有莊無治娛侍尊章茂膺純嘏姑婦白頭宵燈同烛
行則珍從依依膝下歿踰祥矣悲猶昨也曾未及禫索
焉以寡嗚呼哀哉人謂夫子淹雅通方懷瑾莫售有識

所傷文子文孫麗藻煌煌譬猶能稼而穡未償日月以
須未幾竟亡嗚呼養何必祿腥聞非薌榮不在勢惡稔
為殃豈如逡逡閭里所臧燕及門內樂壽且康頃者西
歸潮迅帆張馳書得報乃以遭喪云見夫子喪冠纔裳
嗚呼哀哉孺人之終無疾而逝既饋既櫛骨肉環侍合
掌西方冥若坐寐悲懲則忘殆於脫屣吾儕之交辱知
三世長公之廣令子之粹趾美惟孫其器犀利久已醉
心匪伊交臂具聞音徽庶幾錫類既為鴻妻其又奚喟

崇酒於觴告而以酌饗
鬱雲輶從空來既鳴呼尚饗

祭龔大母文

於戲昔歲辛亥月宿於斗爰遣弱女為元孫婦言登其堂入而拜母溫然色詞慰勞孔厚何圖昏姻維耦維舊側聆德音拱立以久還語室人宜康而壽女之歸寧夜侍座右太母之憐奚翅出口憶始垂髫獲在師門歲時問訊常值朝暾母起撫我捉衿與言愛子相攜視猶弟昆五十年來感愴歿存昔之芳華化為陳根吾顏日削

有鬢若髡矧於身外又何足論世貴碌碌乃棄璵璠長君學殖篤於本源其訓後生以身為藩未遇知者栖遲林樊維菽與水盡歡晨昏何以佐之亦有炙燔子曰家貧養母則那母曰子才吾榮已多方期百年樂此天和漸見諸孫自奮觀摩吾甥英英文筆懸河高挽太觴浪蹙盤渦母不能待倏隨逝波嗚呼哀哉豈無鼎食鼓鐘於前祿之豐矣等於聚羶豈無冠帔雜珮珠螭躬之華矣每以心涓槁衣疏食歸依金仙含笑往生彼有大年

某厚門牆繼以姻連相知之深莫如我先維孝友慈一
門備焉如是足矣莫問於天嗚呼尚饗

祭宣大母文

嗚呼生年之永幾於大耋詩稱難老相其良人齊德與
齒尤世所少令子克家堂構聿新先宗是紹嶷嶷三孫
俱露頭角將振其藻吁可瞑矣是為厭世遊於物表母
始垂壯一病傷脾恃粥焉飽四十餘年有儉而勤無憊而
操豈非天乎壽考且寧長我乳抱惟予季妹為從子婦

覩嬖及皓每聞誦言誰無室家希此翁媼潘楊之睦元
孫委禽復託姻好今茲孟陬以弱息嬪羞厥栗棗方圖
晨昏問燠與寒辨魚鱉與鳶歡顏幾何顰呻繼之易縵以
縕嗚呼哀哉女之稱愚內則未閑念此慄慄雞鳴交儆
實勤話言比於荼蓼長恐隨俗浸潭華靡予豈能保禮
始閨門謹於燕私弓撒箭矯苟不能然以妄為常水濡
火燎母所曉吉凶由人辨之在蚤敬陳斯詞爰有藻
蘋以侑清飄靈乎聽之庶其居歆響像漂渺嗚呼尚饗

祭歸太孺人文

嗚呼人子所難祿逮其親幸而遭時違昏與晨陟屺之
感甚於食貧去其里閈遠道俛俛母子眷戀能不含辛
如太孺人三子逡逡長君登朝寵賁絲綸當其使還星
輶在門母安其鄉子不能殮謂其友生我之駿奔庶幾
獲請出擁朱輪母曰無然蒙國厚恩惟有補袞爾力是
陳兄也養志弟服其勤壽母康彊不顰以呻維仲維季
不減元昆就列幾何復使宗藩提抱呱呱裹以佩巾慈

頗有喜撫此麒麟秩以名峻卿寺嶙峋子且下壽母踰
八旬歡焉侍奉疚疾俄臻生榮其養疾視其伴天假之
合以慰歿存是曰仙遊指窮於薪異彼沈綿壑舟永淪
況聞清齋久斷腥葷行歸安養遠離垢氛旣備者福不
昧者因嗚呼尚饗

祭曹配王孺人文

嗚呼維州著姓曹與王侔北自海虞西分古叟是通婚
姻情好綢繆孺人之歸內則孔修事其尊嫜色愉以柔

琴瑟初調如漆膠投既長令子俯仰優游屏居一室爰
謝紛糾嶷嶷稚孫露角與頭弱不好弄學為箕裘母所
驕憐失蠻與愁俄抱沈疴有加無瘳祚再踰歲日月其
道比聞眼食尚可更猶不謂涉旬遽至彌留嗚呼哀哉
我始內交夫子是求遂接長君更唱迭酬自慙薄伎實
與命仇同糅玉石概不見收每為我言曷解母憂庶幾
杜門極力冥搜自母之疾醫藥是謀娛侍朝夕匪躬弗
羞間一對客神采烟浮遽遘閔凶籲天悠悠嗚呼哀哉

承訃之日匍匐往救親朋在堂追憶舊遊彼相人者其
言實讎數既定矣孰益孰哀子孫滿前哀衣絰繆有孺
子慕肝腸若抽我陳斯辭於彼總情以慰令子靈乎知
否嗚呼尚饗

又代

惟我宗兄晚乃登第以亢吾宗吾纔一紀稚駿無知亦
謂顯融靈其仲女年則倍予夙修婦功其歸於曹婉婉
以聽允矣肅雍自後五年夫子獲解奏書南宮有兒嶷

嶷出就外傳則為九熊驥絆其足駒亦屢蹶嗟時未逢
俯仰辛勤凡卅年餘卒以懾懾眩瞀乘之一命未沾望
六以終嗚呼哀哉閨門之懿如裘斯襲美也實充在室
而女旣歸而婦母道魚隆友愛之性篤於其兄振乏與
窮庶幾士行誰歟述者有管曰形於乎哀哉昔少司馬
元昆後先起家於東大宗綿綿雖未九列每紹家風靈
實自出有子有孫其後必崇比聞兩稚長方舞象豁然
心胷旣誦五經左艷騷幽旁及史公少者十齡其所誦

習必兄之從靈雖奄逝所遺於後玉樹丰茸況也夫子志在千里必試其庸長郎學成又三年殖文場之雄慰爾九泉可以歿矣天豈夢夢嗚呼哀哉尚饗

祭唐嫂文

昔伯和兄視我先君恩猶父子師弟之誼舅甥之親蓋其名耳我始八齡入拜嫂氏迎餽我漿其貌溫然其儀肅然匪傲而莊追數至今四十餘年我已衰白中間兩家靡所不同維休與戚嫂之臥病於夏增加有孫受室

喜為開顏眠食如常庶其迪吉維仲之冬伯子來告嫂
病顛危我西過崑曾未信宿訃音倏隨嗚呼哀哉伯和
剛方梗以柔劑外內無郵至其為母愛而能勞子女無
渝曾不借老又未食報而奪之年天厚畀之又復嗇之
孰知其然歿後一月日時具良成禮而祔我將為銘納
之玄堂以水其譽維是平生中表之分倍於常情俯仰
今昔欷淚陳詞以祖其行嗚呼哀哉

祭凌孺人文

嗚呼昔歲丁酉予時踰強老驥垂耳將辭服箱有謂楊
君夫夫善藏盍與朝夕修其文章君乃延予館於山房
如豹隱霧如笙含簧何以佐之維酒與漿誰其尸之有
美孟姜王父司馬仗鉞南方宿衛之旅父冠其行允文
允武世業是昌婉婉令儀言歸於楊琴瑟靜好娣也袂
良熊夢未叶小星煌煌雙珠在掌炯然夜光撫而樂之
實篤其慶夫子有肯其視茫茫賴此內助杜門相羊一
病奪之灑淚承眶予頃艤舟於彼金闈或以喪告曰臘

未央日且六旬一水非長曠隔如何倏焉載陽有媿匍
匐彌深感傷維殯之遷仲月旣望淺土是依舅姑之傍
乃克陳詞薦厥嘉芳魄乎歸安神遊八荒嗚呼尚饗

祭沈母周孺人文

昔修嫭之來歸當歲行之癸未相中饋於沈痼承和顏
以抑畏自遂專於筐篚踰二紀而勤勦遭家難之披猖
集衆嚚之如蝟從遠宦於楚南攢百憂以成瘁歸田園
之久蕪官醫藥之能濟熙春陽以幾何旋雪霜而霍暎

嗚呼哀哉維夫子之好客每過從之狎至傾百壺以為歡必卜夜而同醉匪尸饔兮有人將鼈長而為罟矧機杼之常盈課僮奴以羣肆夫孰怠而嬉嬉咸相戒以惴惴年向衰而彌勤報未食而奄逝嗚呼哀哉惟鳴鳩之平均撫幼穉於一視逮呻吟之有加曾莫懷夫忮忌有就養而無方脫簪珥於旣匱尤誠信於附身固瞑目而足慰嗚呼哀哉某等辱夫子之素交數醉酒以把臂感今昔以興懷為潛焉而出涕肅肴俎而陳辭庶髮髻其

來茲嗚呼尚饗

祭吳氏妹文

嗚呼予生終鮮女弟三人長者早夭已十八春維仲及季二皆食貧嗟我不遇老於諸生食指為累欲贍不能每以疚心不安寢興妹雖逾衰尚耐艱辛早作夜休夏汗冬龜衣粗食惡終歲長勤其始歸吳纔十四齡有室有堂有萊有營婿弱宗強詎容久寧棄之來遷一廢百涇歲無豐儉日須斗升男子之逸婦女之顰積貧焉給

積瘁焉勝壯子離居莫侍其親少者稚頑未遂婚姻昨
歲維夏兄嫂是因曰予朝晡安然饔飧力之所出薄少
可羸俄遘非意鬱與勞并疾痛來乘日以凌兢血之耗
矣遂傷其筋廢於牀第日吟且呻藥物靡效妨其躬身
嗚呼哀哉疾之漸亟從容與言貧病之軀何愛生存惟
是窀穸無忘其源往從舅姑葬不十旬此有兄在庶幾
可瞑迨歿而視有稚熒熒時夜過半殯卜以申頗虞晝
昏濕雲屯屯或有雷電震驚其魂旣舍且殮長子來奔

已而蓋棺目光如星豈有憾乎未可以泯嗚呼哀哉自
秋涉冬日月沄沄忽已卒哭有殯未墳每一念及此吾
所任所不敢專時日宜詢夫子之計一何逡巡四壁蕭
然有嫗晨昏誰歟陳饋鼠迹絕塵吾雖惄惄殆於罔聞
惻焉傷心五內若焚具以告汝有淚俱傾匪我不信實
應且憎嗚呼痛哉尚饗

學古緒言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緒言卷十九

明 婁堅 撰

祭文十一首

祭龔母徐孺人文

惟靈婉嫕之資順聽自將蓬也而賢佐厥筭筐夫子干
藩去國而航南踰嶺嶠殿彼海邦誰歟侍之有美季姜
逮乎解組曰歸吳昌有鵠二鵠洎兄翶翔室喪其嫡陪

祀于祊亦旣弄孫挾冊方洋夫子之疾臥起一廂飲噉
猶昨步屣微妨晝娛墳籍夜飫壺觴所不落莫孺人在
傍樂此燕譽年甫異粟能短檠共燼不逮晨光嗚呼哀哉
匍匐往唁知其素彊女之及笄為具齎裝宿昔所峙僅
留空囊屢恚而歎二豎膏肓痛不可忍猝以披猖嗚呼
哀哉人之生世如何可量雖有修短不繫否減少侍君子
宜於其鄉子又生孫世業青箱赫赫高門潭潭中唐
秉珍而食刺繡為裳所享多矣宜必壽康其未能瞑夫

子皇皇然自乖分移居東堂惟酒與慕忘日之長魂兮
有知其勿永傷世講之誼薦其苾芳奠而以告庶其來
饗嗚呼哀哉

祭宣配丘孺人文

嗚呼閨門之譽婉嫕夙稱生自望族歸於蜚英嗣執筐
篚以奉嘗蒸言媚堂上有如嬌嬰翁也而慈無譙訶聲
嫗之嚴兮謂順而聽予未有男進以滂瑩十年之內舉
三寧馨撫之如一罔不受撤伯也齒胄是為吾甥亦既

抱子頭角崢嶸日侍大母啜所調羹可幸成長以慰頹
齡何圖一疾童稚涕零嗚呼哀哉予之老諱三世將迎
有女而辱未辨執嬰王姑憐之有誨必聆無非無儀實
愈才能母亦謂然不謂不勝而今已矣有淚霑膺城之
西南墓出於汀水勢環繞樹色靖寘將告夫予以古之
經必母久淹青燈長熒薄陳果蔬以侑醕醯彷彿來歆
靈車翠屏嗚呼哀哉尚饗

祭徐配吳孺人文

嗚呼孺人之歸嗣執筐篚逮事王姑曲承音旨顧而樂
之婉娩可喜稱其家兒夙知大體夫人晚年女之伊邇
餽問之勤如同卧起既壽而終銜哀備禮窀穸有待愴
焉塵几雖撫二女長甫及笄嘗舉一男送以悲啼久病
而療醫何能為相為歎息肝實傷脾血枯中消殆不可
支經旬絕粒欬淚長辭嗚呼哀哉內則孔閑夫子亟稱
逮下之恩中外同聲闔房穆如迭進小星爰有驥子舞勺
含英如金在鎔如弓受撒母之臥痾躬禱必誠歿而有

知庶幾目暝嗚呼哀哉孺人之家貴極簪纓三世而上
實秉國成有孝有德嗣起崢嶸洎乎世父亦邦之楨先
公數奇僅升於鬻其文與行允也令名嗚呼哀哉古稱
士女必本家世生於貴門歸也服婿雖奪之男無忝錫
類命之不長有報其瘁所不能忘惟此兩緝有父之慈
豈無快壻風馬雲輶去此流贅聊陳一觴以告而醉嗚
呼哀哉尚饗

祭時母馬孺人文

嗚呼閨房之內嫵婉之私其幸不幸銖兩毫釐生而分
定邈其遠而微或耦貴得侍房帷如江之氾濺沫流澌
借以風雨滙為沼池鬱彼嘉木下茁新荑始華韡韡旣
實離離吁嗟孺人生實似之少侍光祿潔其盤匜恭慎
且患朝夕允宜是生鷁鷀幼不好嬉稍長積學漸騁厥
詞方圖養志以慰母慈云何一疾遽不能支醫藥罔效
痛結肝脾光祿之殯卜葬未期偕其元配後先總帷從
之地下如平生時嗚呼哀哉吾儕之交再世追隨年多

已老次亦踰者若其少者姻姪差池爰薦簋殮以侑一
危鬢鬚雲車來聽陳辭嗚呼哀哉

祭宣氏妹文

嗚呼予之同生兄姊早殤兩弟不育三妹相將憶我甫
亂長者扶牀仲後一甲歲臨子方季同予寅丙火其煌
各歸舊族獨有文章先君疾革管妹驟已秘不敢洩忍
淚盈眶仲僅踰哀貧病交戕幼子侍側我躬其喪今又
哭季痛何可當妹生二子章逢躊躇足慰目前而命不

長豈其穎耶貧則何妨我父逾老母更壽康妹未及耆
一病莫禳如予潦倒能不摧傷豈彼瞽昏舉止悵悵人
之所鄙而天謂良耶豈其淑慎蚤暮皇皇人之所喜而
天實靡常耶抑或脩短稟受異量而瘠未必厄沃未必
穰耶嗚呼蓋斃聚者形骸斯欣歟分於在亡不昧者神
明故賢達冥於短長夫安知存者之不為有限而逝者
之不為無疆耶夫安知衆所羨者之無幾何而獨契者
之未渠央耶苟長逝者而聞吾斯言悟其本光則風馬

雲車翹翔乎寥廓而稅駕於無何有之鄉也必矣嗚呼
尚饗

祭執丈傅先生文

嗚呼憶甫穉愚以通家子出拜於坐公揖之起退問先
君頑然者誰曰士凱兄伯父事之博學多聞此世偉人
聆其聲歎庶幾斯文已漸知學識張二丈叩其淵源與
同鄉往張嘗語我昔與士凱同在師門各厚自待維歸
先生精於文律抉微棄陳闡入其室獨吾士凱不專於

詞意在經世才傑為師我時豁然若撤其覆若發之蹤而示之獸自後公來信宿予舍每至宵深豪飲悲咤戲謂先人且可還臥留爾阿戎我唱俾和俯仰幾何倏忽卅年今其已矣有淚潛然於乎哀哉先生於學善論前史擺脫拘繩視猶梯稗不學無術乃俗之陋以是蒞官不賈奚售謂事之幾繫於忽微有點而合或憇以違匪識之長孰知其趣世有斯人胡令不遇嗚呼哀哉公之感憤每思一試自負其才而不得志嘗論蒙莊以涓為

達謂與世忘一何乖刺音公之元孫頗世其學或時訶
之汝非卓犖榮名可淡進取難忘胡今之人有弛無張
我聞斯言殊為心惻世終莫知況乃日是公以潤迂廢
其先貲晚歲食貧中益自悲然而聰明不減於舊飲噉
兼人庶幾上壽顧其體肥氣不能充行立久妨以歿元
躬嗚呼哀哉雖然子且下毒而哭其父有曾有立身為
高祖世所未聞公獨享有雖人之窮天則何負所可悲
者才出於人學邃於古憂不於貧而官止師儒不登朝

廷不司民社老於窮經世之膚學剽竊無根臚仕厚祿
以高其門人以相方為公興嗟何石之瑜而玉之瑕彼
不知也曷足怪焉凡世所收謗種相傳譬如蘭艾臭味
迥殊艾之盈腰蘭固宜鋤百圍之木不任棟樑千金之
璧不琢珪璋此世之羞公乎奚憾我陳斯詞申於明闇
嗚呼尚饗

祭殷職方公文

代

公方舞象點筆成文長者試之占對紛紜其後三年補

弟子員督學馮公目以絕羣實兄事予情好兩敦於時
宿儒有唐有殷洎潘先生篤行多聞引為小友擢英播
芬數擅有司氣為益振逮歌鹿鳴九抵白門南宮之役
三詘始信乃源大江牧彼州人乃佐戎樞論厥武臣請
託既絕謗議實繁蒼蠅點璧千古同冤歸而索空如諸
生貧老又加二以歿元身公既晚達又被毀言始不及
旭後不逮曛何才之高而命之屯顧所自樹已足不泯
況留其餘以庇後人我所悼者欲吐復吞貴不忘賤此

道久湮公正發憤亦已沈淪誰於負交白頭彌親誰復侃直分別猶薰於乎已矣能不悲辛嗟我望九亦既眊惛五十餘年時事日新公又前逝將孰與論吾儕老矣勗吾子孫與公之子尚其還淳老淚欲枯奠此一尊存歿之感寸心若焚嗚呼尚饗

祭瞿幼真文

子之端靜而敏宜克有就以聞於世而竟中道以殞耶子之提鉛握槧避喧就閒盜夜孜孜以求合於有司之

程準而其討論墳典每掇拾今人之棄餘以剖擊俗學之駭躡蓋細極於蟲魚草木而博通於點畫偏旁庶幾泛覽而密稹吾觀其氣和色溫若醉人以醇醪而不少露夫畦畛然而其志甚厲其神甚緊苟可以極才力之所至又若秋天之鷹隼顧能勤一生於脩塗而不能脫鹽車之轔絪豈其決性命以饕貴富而未免為達者之所哂蓋以立身揚名乃孝之大雖亦知自全於恬俞而中有所獨愍彼不知者謂子欲朱丹其轂以為親榮而

更使垂白老人哭愛子之夭折而痛結於腸腎曾不聞
學殖人也脩短命也假令子棄人世之榮名學方外之
導引未必能回已定之命縱復優游以終老而志業未
遂名聲不彰亦何取於壽考而泯泯耶吾三人或忘年
與交或少而相習或締交伊始而皆自謂能知子之心
能悉子之隱今之哭子蓋不能忘情於三號而實知夫
火傳之無盡然則子之再來人間以究竟其所欲為也
允矣敬陳辭而奠觴淚汎瀾其不能忍嗚呼尚饗

祭沈祖均文

嗚呼去歲之冬就試於郡君臥寓舍屢走問訊起而對餐言語諄諄曰疾所由得之鬱忿木旺火燔肺受其病予實憂疑且告之慎君雖儼然意猶矜奮談及藝文抉摘瑕釁予笑而言此何足論死生大矣莞枯一瞬愛其皮毛腎腸為殉予必不然盍以靜鎮首肯予言是有定分吾力與爭彼不吾近其若之何狂走以債於時詞場爭礪鋒刃慨焉曰歸寧匱之韁幸而得痊吾學益進不

幸病廢吾子是訓後身身存斯言可信既別而歸窮冬
伏枕遣問增損口授以應子書不來憂心目甚陽羨之
遊予懷懵懵詢君親朋彌亂方寸有加無瘳漸妨食飲
還過於崑驚聞在賓中腸若抽有淚如迸君而蚤天信
矣其命性剛而明才敏而雋一言之過其更無吝一得
之長亦取自潤比來精勤旣溢愈濟吁嗟已矣能不悲
慙君之羣從握瑜懷瑾爰及從遊咸受鞭策還以所聞
授君之肩君所未酬後當克振吾哀而迂有皤其鬢同

心幾何俗之所擯與君久要庶不繙磷匍匐哭君拊心
憑櫬嗚呼哀哉

祭吳起龍文

嗚呼予昔垂髫謁外舅徐侍坐中堂時方聚徒授經
中少長紛如君之昆季濟濟曳裾入叔姊弟則予外姑
自是識面數共蓬篠已結為社同獵與漁情分日深君
尤勤渠洎遊膠庠得陪步趨予縻鄰境歸卽相於笑言
之接慕酒之娛逮乎歲晚有暱無疏予別諸生倦於脩

塗君起家貲贍於苗畬隙晷之暇彼此相呼我姻君鄰
三人與俱基之虐矣酒亦酣且俄別三日方擬相拏鄰
之訃來君去斯須嗚呼哀哉君已三子或勤以劬或憺
以愉少亦馴謹無敢昏逾以侍寡母慰君黃壚嗚呼尚
饗

祭吳氏姑三娘文

於乎維昔歲首先人見背梵梵靡依痛沈五內姑之哭
兄幾同兒輩已拭淚痕慰我苦塊逮踰百日形亦癯悴

念厥老姑餽勉還憩秋暑向闌來看吾妹信宿即別強
要不遂期以杪秋重來相對何圖一疾纏綿增憊病得
之肝而傷於胃我就問時勸以無懃姑亦領之非不自
愛吾疾已深寧當復瘥而母而妻吾向所賴今當長辭
能不介介及乎彌留終以不憤嗚呼哀哉父之同生兄
伯女弟伯旣早夭白首惟二姑少吾父實惟一紀春萎
冬謝乃同茲歲於乎哀哉姑不知書而性明慧每與之
言輒了大義問我往來死生之際為言幻緣悉如目翳

或寃或親或喜或恚捏目所成何足挂礙姑曰實然我所歎喟自始來歸舅已前逝辛勤事姑衣食每匱未衰而寡鞠此諸稚三男兩女各已婚配長孫成人且見孫婿吾勤一生無慙吳氏奈此老姑翻令掩淚此如可忍含笑入地有家而貧乃命之值將逸而殞其又誰缺嗚呼哀哉姑念兄嫂歲必再至其留旬月拮据不廢予時勸姑宜少自恣晏起早眠胡復勞勤姑曰吾來食飲爾饋幸有餘閒肯怠吾事吾之家居吾炊吾洎吾日不給

而暇於寐今其已矣徒嘵涕泗諸子哀哀能不百倍於乎哀哉又念哀姪未有穎嗣曰父八旬終不求伎兄亦踰耄敦行不貳寧有單傳而斬其裔爾之居喪慎勿過毀言猶在耳每為心悸憶姑臨終屠宰為戒市脯擗蔬以薦而酌靈其我歛知必不昧於乎哀哉尚饗

哀辭四首

友人徐孟祥哀詞有引

予友徐孟祥別三日而或以訃至余愕且疑亟往問所

知遇其僕於塗問之信蓋歿之時前食頃猶為其子說書課家僅有所葺理俄入內而凭欄咯咯似呼痛者再昇至牀而絕痛哉孟祥之父母老矣以彼其才氣不早奮於時以為親榮當必晚達無疑也而竟以夭死尚可知耶雖年之不永與志之不獲展平日與孟祥言頗似聞道者顧安能無戀戀於其親耶然而孟祥之長子已踰冠成立足以娛侍大父母不異孟祥生時後二三年續學綴文以畢其父之志而為二老人慰者知必不遠矣故

予為之辭如韓之哀歐陽生者以解其父母之哀悲且
以慰孟祥於地下云

秉諒直兮氣方剛忳壹鬱兮年踰強脫鹽車兮馳康莊
逝將駕兮蹶且僵豈良樂兮終莫當使騏驥兮隕路傍
策駕駘兮追翶翔委銜勒兮私自傷善之慶兮惡之殃
吾欲問兮天茫茫彼莞枯兮與彭殤譬遵途兮各有方
或脂牽兮登羊腸犯陽侯兮戒舟航塗所出兮難周防
憇莫施兮債其庸賤且天兮命之常魂魄依兮父母傍

目可瞑兮後則良代子養兮壽者康刷羽翮兮修文章
所未展兮於焉償昔與子兮泝大江予嘯歌兮子傍皇
曰臨深兮永以懲叶曾條忽兮臨其喪子事親兮能勿
戕孰短命兮可使長窮泉閑兮隔幽明知莫逆兮如平
生

方孟成婦張氏哀辭

方孟成甫踰冠將娶於張張之大父別駕公一日與予
語及之以生嘗從遊知之必深也予因為言孟成外溫

內朗學日益而功加勤公聞而色喜張吾鄰也通家往來昵甚先是予妻見吾數稱孟成輒曰鄰家有女殊秀慧盍為聯二姓之好乎予雖頷之而未暇及其後竟成婚姻焉孟成以其弟故困於雀鼠至無以為家來依婦翁翁媪皆愛其為人然為諸生十年不獲一試京兆徒以獄訟廢之也去歲辛亥別其婦讀書虎丘山中及冬而還試復不利開歲即又別去夏秋以為期未幾婦病間一歸視即復惘惘出門孟成所買新居去予舍傍纔

數十步未定遷而以盛夏走句曲顧雖數謁醫藥終不
效則數謂父母其以兒遷乎移居之後意乃恬然而益
成不勝內顧復觸暑颸歸留十日而行已畢京兆三試
會督學戒諸生毋得遽歸旣而疾馳四日以昏夜宿關
外明晨遂不及於訣僅得視含歛而已嗚呼痛哉孟成
嘗為予言婦之疾得之火鬱而上炎予曰豈為未成子
姓乎曰不然以弘文之塞耳窺其意儻幸而有一日之
遇何必身自舉子哉其始疾作有妖夢焉問之不肯言

孟成亦曰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吾懼夫不幸而踐也亦置不復問其後凡所以告孟成者皆微引其端或傍及於他人迨歿而後知其皆訣也歿之前一日泣而戒其婢女曰善事若父而已至其言嘗為羹以療孟成疾尤酸楚可念既沒而孟成之諸弟無不稱其孝睦可謂賢也已予故為哀辭以慰之於地下且以解孟成之悲思沈疴中人兮醫難為良湯藥少間兮左右去傍指其臂痕兮問此何創宜不能知兮今告予詳昔子之癘兮食

絕於吭實迫且悲兮默焉以禳剗臂為羹兮試與子嘗
幸而下咽兮繼粥與漿出肉於瀋兮納腊於囊終不以
告兮後莫我明叶發篋覩此兮覆謂不臧嗚呼倉皇迫
切兮為此固當匿跡杜口兮意尤難量孰有女婦兮丈

夫深藏天奪婉嫕兮如何可忘嗟人之生兮福禍茫茫
天也而淑兮壽也而狂有惡其生兮有悼其亡豈以臧
否兮而分彭殤其間相反兮乃足相方昔之剜臂兮今
為斷腸不聞鼓盆兮古有蒙莊彼豈寡恩兮誠悟其常

苟為若淑兮促乃為長如其嚚凶兮壽彌不祥亮逝者之無憾兮奈何乎哭死而過傷

王尚寶元配李安人哀辭

太原王遜之娶於崑山李氏今中丞公之女孫而太史君之女也嘗從官京師然未受封而稱曰安人者從尚寶為京朝六品而稱之也來歸八年屢遘閨凶連舉三男子今年夏還哭子而賴醫藥未效既又免身彌不能支迨其疾而病也嘉定之通家某某數諱其進退以為

憂喜間二三日則往問遜之李氏姊及聞生男喜且慰
曰可無虞矣孰意其增劇以至斯耶悲夫安人之始為
婦年及笄耳進止有常度不妄言笑家人無不宜之居
王舅之喪戚而無違禮明年文肅公薨山崩梁壞而遜
之不震不撓聞譽日起顧其內事久茀不治既而外內
肅然人皆曰安人實賢且能以佐之也或以語太史君
則謝曰孺子何足以當之吾為父知其於婉娩聽從或
庶幾焉比致遜之書來辭極酸楚至云身賴以康家賴

以疣聲不出於相而臧獲各循其職疾已瀕於殆而詰言咸中其窺神識恬然無戀與怖有類聞道者而竟夭其年造物冥茫其又何可知耶歿未幾而仲子痘愈尚寶當以使事之江右吾儕相謂弔與賀不可兼再踰月而始克往真為之辭以哀之且以解遜之之悲詞曰

稟清淑兮閑姆訓外則溫兮中彌濬生華胄兮歸高門惟夙慧兮遠驕吝逮事舅兮驟見背茹辛酸兮佐厥肩矧泰山其復墮兮傍之人兮為彼震嗟相內兮糾紛試

亂絲於芒刃既大事之克襄蓋盈耳兮休聞雖夫子之競爽兮賴夫人兮坐鎮樂欣欣兮所知彼蠹蠹兮奚釁泣呱呱兮蟀珍秋之中兮再孕望國門而北渢兮尚繫累之符信已使車其南還兮飭藩封之虞殯攫明珠兮掌中等朝華於彼蓐淚涔涔其盈眶兮魂怔怔而欲殉又一舉而得雄兮謂可療乎疾疢竟形神兮兩憊埋塵土兮玉潤森西江兮旅次攬總帷於方寸靈之歸兮安養陟蓮臺兮崇峻神逍遙兮無方睇金容而不瞋何脩

短兮足云去塵勞之若歟留結想於人間乃宿緣之定
分誠靈心兮永湛已相忘於喜愠無噭噭而怛化兮斯
達人之委順

王伯深配陸氏哀辭

表弟王伯深之妻陸氏年十六來歸歸十有八年以歲
癸丑四月病歿予往唁焉姑哭之慟以予所聞平日之
孝於其姑也信自伯深之弟及婦皆痛不自勝蓋其和
柔惠淑為姪而姪為姒而姒宜於家之人也又信始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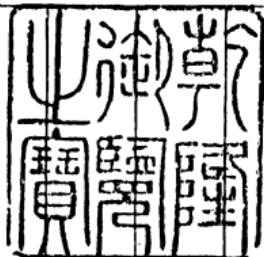
之歲姑嘗命出見予色溫而貌莊舉止合度意其為福
德人也已而漸聞其賢久之伯深不以予之哀鈍數相
過從容問所以勤學之道於是聞其賢益熟嘗生男不
育意憫憫不自得顧連舉女性又篤於慈愛推乾就濕
體日益賴歲中臥痾者常十三伯深憂焉予慰之曰此
無天法也婦德如是體貌又如是而乃虞短折耶比者
每見伯深必曰吾婦殆不能起以為憂數遣問訊云少
間矣當疾有加幾絕粒漸喜日啜粥三四孟矣一旦忽

以訃至吾妻女皆錯愕失聲雖予亦自怪向之所謂福德人者而驟至於是然則人之資性容止其皆不足信乎可痛也已乃叙其疇昔所聞而為之辭以哀之詞曰士貧而娶兮賴其儉勤所以為養兮瘁骨與筋其不能然兮奈此食貧或給於養兮每患斷斷盛飾而居兮曠於晨昏夫子之過兮閭里目聞吁嗟淑媛兮匪驚而仁父母憐之兮室無間言歸不逮舅兮恪共明禋滑瀶之滑兮靡閒夕昕既以奉母兮燕及嘉賓母之戒齋兮聞

停壺飧莫奉母歡兮有獻於縉弱而善病兮不耐苦辛
敏於女紅兮手不去紝猶以儉補兮無侈衣巾譙訶不
聞兮其怒以顰姑為一言兮改顏為溫益孝誠之天植
兮豈勉強而由人凡今日之深痛兮固在昔而已云嗟
予言之不中兮殆禍福之不可以理論惟孤女之嫋嫋
兮恃大母之加恩不數年而及笄兮庶以慰眷眷之幽
魂

金文正序之三言

卷十九



學古緒言卷十九